

美军仅用两个月横扫法国,却在法德边境小城遇到麻烦——

德军要塞挡住美“铁血将军”去路

战前态势

1944年8月,以打硬仗著称的“铁血将军”巴顿率领美国第3集团军拿下法国东北部名城兰斯,接着又占领戈梅兹等要地,做好横渡摩泽尔河的准备,按照计划,美军渡河后,将突破德军齐格非防线(俗称“西墙”),直逼鲁尔工业区,砸碎德国赖以进行战争的“军事机器”。可是,巴顿想法虽好,奈何现实不太“给力”,由于盟军进展太快,导致后勤出现问题,当时盟军补给物资先由英国船运到诺曼底,再由卡车送到前线,美国第3集团军正好处于这条补给线的“末端”,给养极度匮乏,一度连坦克燃料都用光了,幸亏美军C-47运输机强行降落在被德军破坏的兰斯机场,送来宝贵的燃料,才解了巴顿大军的燃眉之急。

与老成持重的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不同,心高气傲的巴顿坚持继续进攻,不给德军留下喘息时间。他决心用仅存的一点燃料冲过摩泽尔河,进抵西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夺取德军坚固设防的麦茨城,保护自身侧翼不受威胁。

麦茨坐落在摩泽尔河与塞尔夫河交汇处,控制着摩泽尔河渡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被迫将包括麦茨在内的洛林省割让给德国,德军在此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筑垒工程。尽管一战后麦茨重回法国怀抱,但德国依然觊觎该城,二战爆发后,麦茨再度沦陷,德军展开新一轮筑垒工作,将这里变成彻底的军事要塞。

情报显示,德军在麦茨部署了约1.4万官兵,他们多系在诺曼底战役中逃脱的残兵败将,对美军那套“火力进攻,步兵占领”的打法比较熟悉,于是采取“凭险据守,迟滞消耗”的应对之策,德军城防司令基特尔把布防重点放在城西的格拉维罗特高地,那里遍布树林和葡萄种植园,高地后面就是摩泽尔河谷,是

1944年6月,盟军登陆诺曼底,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此后盟军一路高歌猛进,仅用两个月就解放了巴黎,将纳粹德军赶到法德边境附近。然而由于战线越拉越长,后勤补给跟不上盟军的进攻节奏,与此同时,德军的抵抗也在加强,结果盟军在法德边界附近的小城麦茨碰上“硬钉子”,被德军牵制了70余天,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才拿下这座军事要塞。



■ 美军第5师在麦茨城内展开巷战

阻击战的理想阵地。格拉维罗特高地上有17个防御支撑点,这些支撑点包括配备重炮的装甲炮台、钢筋混凝土机枪碉堡、交通壕、地道以及反坦克雷区等,可谓易守难攻。

面对早有准备的敌人,美军统帅巴顿却满不在乎,认为麦茨至多“象征性抵抗”后会俯首投降。他命令第20军军长沃克投入第5步兵师和第7装甲师展开正面进攻,第90步兵师作为军预备队,只要一前线部队砸开缺口,该师就会迅速冲进去,将残存的德军一网打尽。

战役经过

1944年9月7日,美军第5步兵师的第2团从北面进攻格拉维罗特高地,但在经过斯特拉斯堡-麦茨公路时受到德军预设雷区的干扰,美军车队必须等待工兵排雷后

才能行进。与第5师平行进攻的第7装甲师则从南面接近高地,他们的坦克可以脱离公路实施越野机动,但由于适合坦克行驶的阶段要么被水泥尖桩阻塞,要么被德军炮火封锁,美军坦克很难找到躲避德军炮弹的“死角”,仅仅半个小时,该师就有20余辆坦克被敌人打爆。

9月9日,美军发起第二轮进攻,第7装甲师改变“猛打硬冲”的战术,在坦克纵队里安排安装VHF无线电台的M8侦察车,车上有经过训练的资深联络员,负责召唤在空中巡逻的飞机,敲掉敢于露头的德军堡垒,这种打法与今天时髦的“空地一体战”已经非常接近了。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盟军战机主要负责整个西线的作战,能投入麦茨战场的只有三个P-47D战斗机中队,尽管美军飞行员非常英勇,往

往在目视距离内投弹,但他们投掷的500磅炸弹对多数德军堡垒不起作用,顶多让对方暂停射击,当美军坦克和步兵冲锋时,仍然被德军炽热的火网所压制。鉴于战况不利,沃克军长又把第90师送上前线,但依然无法夺取格拉维罗特高地。

事实上,9月下旬,整个西线盟军都陷入后勤线过长的困境,巴顿接到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要求其转入防御,等待后援到来。但生性好斗的巴顿岂肯让小小的麦茨挡住去路,他有意“修改”了上司的命令,要求第20军继续对麦茨进行“试探性进攻”,首要目标仍是拿下格拉维罗特高地。这时候,美军收到一份意外的“礼物”,曾被德军胁迫参与修建麦茨要塞的法国工程师把相关图纸提供给美军。从图纸上看,格拉维罗特高地的防御核心是多里恩炮台,那里有4个隐蔽的装甲炮塔室,里面设置了100毫米加农炮和150毫米榴弹炮,由地道与兵营、弹药库衔接,炮台周边都有深壕和铁丝网。

9月27日晨,数架P-47D战斗机飞抵多里恩炮台上空,向其投掷炸弹,之后两个美国步兵连在坦克掩护下逼近炮台,但德军扛住了狂轰滥炸,将美军阻止在炮台外围的掩护壕,曾有一些勇敢的美国士兵试图携带火箭筒冲过壕沟,但都被德军狙击手打倒了。战至10月12日夜,美军已在多里恩炮台前损失500多名官兵,可德军阵地依然完好如初,沃克只好选择撤退。

进入11月后,由于美军在其他方向上取得进展,与麦茨遥遥相应的德军据点相继被拔除,美军得以对其实施迂回包抄。巴顿命令新调来的第95师继续围攻格拉维罗特高地,另以第90.5师分别在格拉维罗特高地的北面和南面渡过摩泽尔河,然后在麦茨城东面会师,将其变成孤城。新的战斗于11月9日打响,第90.5师相继渡过摩泽尔河,18日夜,两个师在摩泽尔河东岸会

师,麦茨城被彻底包围了。

11月19日起,美军对麦茨城区展开进攻,巷战持续了两天,德军抵抗最终被克服,美军还在一处由烟草厂改成的战地医院里俘虏了德军城防司令基特尔。到11月22日午后,美军拿下整个麦茨城。至于格拉维罗特高地,由于补给断绝,守军撑到12月19日才宣布投降。

战役分析

麦茨之战中,德军依托有利地形拖住美军达77天之久,为德军加强西墙防线赢得时间。之后,美国工兵曾尝试对久攻不克的多里恩炮台进行爆破,结果发现连近一吨的炸药都拿它毫无办法,这充分反映出麦茨作为军事要塞的坚固程度。

麦茨战役令美军意识到,对一个设防良好、兵力充足的要塞展开进攻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且这种战斗对后勤的依赖程度比其他类型战斗都要高。从作战过程可以发现,前期美军后勤补给跟不上、空中支援不充分,都令地面进攻进展缓慢,直到后期,后勤供应和空中支援都得到改善后,美军的进攻才比较顺利,尤其是盟军的空中支援,使德军无法实施战术机动,这就让美军地面部队有机会一点一点地蚕食掉德军各孤立据点。

对德国人而言,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火力、后勤等方面与盟军存在巨大差距,尤其是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盟军飞机让德军印象深刻,刺激德国人千方百计去消除盟军空中优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德军刻意选择恶劣天气下实施作战(例如稍后爆发的阿登突出部战役)。此外,德军也意识到要塞筑垒地域能有效抵消盟军火力优势,因此在之后的战斗中有意加以利用,迟滞和消耗盟军有生力量。毕晓普

经典战例

抗战兵戈

中山舰为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

抗战期间,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山”号炮舰拼尽全力,为民族的生存战斗到最后一刻。

传奇名舰 屡经风波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1910年清朝海军大臣载洵与海军统制萨镇冰赴海外考察军事时向日本长崎造船所订购的。该舰于1913年完工,排水量780吨,舰上装备1门102毫米前主炮和1门76毫米后主炮,外加4门47毫米副炮,2门37毫米、1门40毫米高炮及2挺7.92毫米机枪。这种吨位和火力的军舰在海军强国只能算是辅助战舰,但对中国海军来说却是主力战舰了。

永丰舰回国后,历经民国初年的历次政治运动。1917年,该舰南下广东,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4年,该舰又运载孙中山北上,前往北京共商国是。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于1925年下令将



■ 中山舰旧影

该舰改名为中山舰。

改名后,中山舰相继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领导的平叛与东征战斗,以炮火支援了陆军作战。1926年3月20日,国民党右派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标志着国共合作局面出现重大转折,大革命失败的苗头逐渐浮现。此后直至抗战全面爆发,中山舰被编入国民政府海军

第一舰队,执行日常巡逻训练任务。

转战长江 力战沉没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日海军实力相差悬殊,中山舰奉命退入长江中游,掩护内河航道。1938年,武汉成为日军进攻目标,中山舰奉命从湖南岳阳开赴赤矶山一带布防,参加武汉保卫战,担负从嘉鱼、新堤至

武昌县金口江面的警戒及运输任务,为长江沿岸的岸防炮台运去不少急需的炮弹。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中山舰舰长萨师俊正是订购该舰的海军元老萨镇冰的侄孙。

1938年10月24日上午9时,中山舰哨兵发现日本侦察机,萨师俊命全舰仅存的5门火炮和3挺高射机枪对日机射击,日机撒走。11时,日机再次出现,萨师俊估计日军会大举来袭,遂令全舰进入一级战备,提前开饭。中午,中山舰奉命驶往汉口,该舰于13时起锚,15时即遭遇6架日本轰炸机。15时6分,电讯官张嵩龄向海军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报告中山舰与敌遭遇。在舰长指挥下,全舰官兵同仇敌忾,集中舰上所有火力向日军反击,密集的火力使得日机不敢低飞投弹。但不料舰首的高炮由于长时间发射,温度过高导致身管无法使用。此时,敌机见高空水平轰炸不能命中中山

舰,又见舰首火炮突然停火,便改变战术,开始从舰首方向俯冲投弹。

日机投中的第一枚炸弹在舰尾左舷爆炸,船壳破裂进水;紧接着第二枚炸弹在右舷爆炸;第三枚炸弹则在左舷附近水面爆炸,锅炉舱水线下的船壳破裂进水,三分钟后江水就漫过锅炉,军舰失去动力,舰体开始左倾。第四枚炸弹命中舰首,驾驶台被穿透,萨师俊舰长右腿被炸断,但他仍坚持指挥,不肯离舰。

此时的中山舰已经失去控制,并开始侧倾下沉。萨师俊被属下强行扶上舢板,却遭到日机扫射,萨师俊与身边的两名水兵不幸遇难。是役,中山舰共阵亡官兵25人,舰体也于24日15时50分侧翻沉没。就在中山舰沉没的第二天,武汉沦陷。

1997年1月28日,中山舰被整体打捞出水,经修复后于2008年陈列在位于武汉中山舰博物馆。

宋涛